

# 从语义副词到话语标记

## ——“Well”的语义演变与语法化研究

黎彦希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3日

### 摘要

本文以英语高频词Well为研究对象, 结合历时与共时研究视角, 依托多语料库实证, 系统梳理其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以功能分层扩展、优势功能梯度转移为核心的四阶段语义演变轨迹, 剖析重新分析、语用强化、类推及隐喻等核心语法化机制与认知、社会成因。本研究在Jucker等经典研究的基础上, 补充了其未充分覆盖的古英语源义溯源与现代英语功能泛化的系统考察, 修正了传统线性演变观的局限。研究发现Well的演变呈现语义虚化、功能泛化的梯度特征, 不同功能层长期共存、动态竞争, 整体趋势印证了语法化单向性规律, 为同类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提供了参考范式。

### 关键词

语法化、“Well”、语义演变、话语标记

# From a Semantic Adverb to a Discourse Marker

##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Well”

Yanxi 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Anhui Hefei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8, 2026

### Abstract

Taking the high-frequency English item “Well” as its subject, this paper adopts a combined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pproach and draws on multi-corpus empirical evidence to systematically trace its four-stage semantic evolution from Old English to Modern English,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ierarchical func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gradient shift of dominant functions, and to examine the core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s—including reanalysis,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analogy, and metaphor—as well a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is process. Building on the classic research by Jucker, the present study supplements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etymological origins in Old English and functional generalization in Modern English that have not been fully addressed in previous work, and revi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linear model of evolu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volution of Well displays gradient features of semantic bleaching and functional generalization, with different functional layers coexisting and competing dynamically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the overall trend confirms the unidirectionality principle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paradigm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study of analogous discourse markers.

## Key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Well”, Semantic Evolution, Discourse Mark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语法化作为语言演变的核心议题之一，是连接共时语言现象与历时语言发展的重要桥梁，其核心研究对象是语言中具有实在语义的词汇或短语，逐渐演变为语法功能成分的过程(Hopper & Traugott 2003) [1]。话语标记作为语法化的典型产物，是口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语用成分，承担着衔接话语、调节语气、传递情感等重要功能，其演变轨迹与语法化机制的研究，对揭示语言的动态发展规律、完善语法化理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Well 作为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其功能演变呈现出鲜明的多维度特征：从最初具有具体语义的形容词、副词，逐渐虚化为准话语标记，最终发展为功能完备的话语标记，贯穿于英语口语交际的各个场景。语法化研究既注重理论层面的深化，也强调语料实证的支撑。本文以 Well 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语义演变的完整阶段，深入剖析其语法化的核心机制与多重成因，结合历史语料与现代语料进行实证论证，以期丰富英语词汇语法化的研究成果，为同类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提供参考范式。

### 1.2. 语法化研究简述

语法化理论的系统建构始于国外学界，Hopper & Traugott (2003)提出的语法化单向性假说、渐进性特征等核心论断，为词汇的功能虚化研究奠定了核心理论框架。针对英语话语标记 Well 的语法化研究，Jucker (1997) [2]是该领域的奠基性经典研究：该文首次从历时视角系统考察了 Well 从中古英语到早期现代英语的功能演变，明确了其从命题成分向话语标记演化的核心趋势，提出了话语标记功能浮现的句法环境与语用条件，为 Well 的语法化研究确立了基本范式。然而，该经典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待补充与修正的空间：其一，研究时段聚焦于中古英语至早期现代英语，对古英语时期 Well 的源义建构、现代英语时期话语标记功能的泛化与分化缺乏系统的历时梳理，未能完整呈现其语法化的全周期轨迹；其二，对语法化机制的探讨仅聚焦于重新分析与语用推理，对语用强化、类推、主观化等多重机制的协同作用缺乏系统剖析，未能充分揭示其功能虚化的深层动因；其三，研究秉持相对简化的线性演变观，对演变过程

中不同功能的共存竞争、区域与语体变异带来的语法化程度差异等动态复杂性关注不足，难以完整解释 Well 共时层面的多功能性特征。

而国内语法化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受国外语法化理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引进与借鉴阶段，学者们主要翻译、介绍国外语法化理论，同时对汉语中的语法化现象进行初步梳理，代表成果为刘坚等(1995) [3]，首次系统介绍了语法化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开启了国内语法化研究的序幕。第二阶段为本土化发展阶段，学者们聚焦于汉语自身的语法化现象，结合汉语特点，完善语法化的理论与方法，吴福祥(2004) [4]、沈家煊(2004) [5] 等学者从汉语虚词、语气词的语法化入手，提出了适合汉语的语法化机制，如“主观化”、“交互主观化”等，推动了语法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现在，国内语法化研究多聚焦于汉语话语标记(如“嗯”、“好吧”)，对英语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相对薄弱，且多为单一功能的分析，缺乏系统的历时演变与机制剖析。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研究的学术定位可明确为对 Jucker (1997)等经典研究的补充、验证与局部修正，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补充性拓展：完整覆盖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全历时周期，第二，理论验证与深化：基于多语料库实证，深化了经典研究对语法化动因与机制的单一维度阐释。第三，局部修正与完善：突破传统线性阶段论的局限，以“功能分层”、“优势功能转移”、“动态共存竞争”为核心视角，揭示 Well 语法化进程的动态复杂性，补充区域与语体变异的相关讨论，修正了经典研究中简化的线性演变观，使研究结论更贴近语言事实。

## 2. “Well” 的共时层面用法

共时层面上，Well 呈现出多层功能共存的典型特征，涵盖语义副词核心层、强化语义过渡层、准话语标记中间层、话语标记成熟层四个功能层级，各层级用法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形成了“语义具体 - 语义虚化 - 完全虚化”的连续体，体现了语法化的渐进性与动态性。结合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与美剧《老友记》第一季语料，各功能层级的具体用法如下。

### 2.1. 语义副词用法

Well 作为语义副词，是其最基础的共时用法，也是历时演变中核心层的现代留存，语义具体，主要用于修饰动词、形容词或整个句子，表达“很好地”、“充分地”、“恰当的”等含义，具有明确的评价功能，与古英语时期的原始义项一脉相承。该用法中，Well 在句法上依附于被修饰成分，无法独立存在，语义指向明确，无语用隐含意义，如例(1)所示：

(1) She sings well and has won many awards in singing competitions. (BNC)

在例(1)中 Well 用于修饰动词 sing，表达“唱歌的质量好”，语义具体，句法上依附于动词，无额外语用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Well 作为语义副词，在现代英语中仍保留一定的使用频率，但使用场景相对正式，多出现于书面语或正式口语中，与话语标记用法形成明显区分。

### 2.2. 强化语用法

Well 作为强化语，是语义副词向话语标记过渡的中间形态，也是历时演变中过渡层的现代留存，语义开始虚化，不再单纯表达“很好地”，而是用于强化形容词、副词的程度，表达“非常”、“极其”的含义，语义指向从“动作质量”转向“程度强化”，句法上仍依附于被修饰成分，但语用功能开始显现，如例(2)、(3)所示：

(2) They're well nice to me and always help me when I'm in trouble. (BNC)

在例(2)中 Well 用于强化形容词 nice, 表达“非常好”, 语义虚化, 不再强调“好的程度符合标准”, 而是强化情感倾向。

(3) I'm well glad that you can come to my birthday party. (《老友记》)

在例(3)中 Well 强化形容词 glad, 语义从“恰当的高兴”虚化为“程度极高的高兴”, 语用功能开始凸显, 传递说话者的强烈情感。

该用法主要存在于现代英国英语方言中, 在标准英语中使用频率较低, 体现了 Well 语义演变的过渡性, 是语义虚化的重要标志(Ito & Tagliamonte 2003) [6]。

### 2.3. 准话语标记用法

准话语标记用法是 Well 语法化的过渡阶段, 也是历时演变中中间层的现代留存, 语义进一步虚化, 不再承担修饰功能, 而是用于句首或句中, 承担简单的语用功能, 如犹豫、轻微让步, 句法上开始脱离被修饰成分,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仍与后续话语存在一定的语义关联, 未完全实现功能独立, 如例(4)、(5)所示:

(4) Well,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finish the task on time. (《老友记》)

在例(4)中 Well 置于句首, 表达犹豫语气, 语义虚化, 无具体评价含义, 仅用于缓和话语节奏, 传递说话者的不确定态度。

(15) I think, Well, we should give him another chance. (《老友记》)

在例(5)中 Well 则置于句中, 作为停顿填充词, 缓和语气, 同时暗示说话者的思考过程, 语义完全虚化, 语用功能成为核心。

### 2.4. 话语标记用法

话语标记用法是 Well 语法化的最终形态, 也是历时演变中成熟层的现代定型, 语义完全虚化, 不再具有任何实在语义, 仅承担语用功能, 用于衔接话语、传递情感、调节交际节奏, 句法上完全独立, 可置于句首、句中、句末, 与后续话语无语法依附关系, 是口语交际中最常用的用法。结合语料分析, 其核心语用功能可分为四类:

一是犹豫与思考标记, 用于表达说话者的迟疑、思考过程, 如例(6):

(6) Well, let me think. I think I saw him yesterday. (《老友记》)

二是让步与转折标记, 用于引出与前文相反或不一致的观点, 缓和转折语气, 如例(7):

(7) Well,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me, you should listen to my opinion. (BNC)

三是情感表达标记, 用于传递惊讶、无奈等情感, 如例(8)、(9):

(8) Well! That's a big surprise. I didn't expect you to come. (《老友记》)

(9) Well,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now. (《老友记》)

四是话轮转换标记, 用于开启新的话轮、承接前文话语, 维持交际流畅性, 如例(10):

(10) 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new plan? B: Well, I think it's feasible.

共时层面的用法分析表明, Well 的功能呈现出“语义具体 - 语义虚化 - 完全虚化”的梯度特征, 各用法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 为其历时语义演变与语法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共时证据。

### 3. “Well” 的历时语义演变: 功能分层扩展与优势功能转移

Well 的语义演变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过程, 而是一个连续渐进、分层扩展、优势功能动态转移的历时过程, 贯穿于古英语、中古英语、近代英语、现代英语四个历史时期。其核心演变逻辑为: 每一个历史阶段均在原有功能层的基础上, 扩展出新的功能层, 新旧功能层长期共存、动态竞争, 整体呈现“核心语义层逐步固化、过渡功能层逐步浮现、语用功能层逐步成为优势”的梯度特征, 最终形成现代英语中四层功能共存的格局。结合古英语语料库(DOE)、中古英语语料库(MED)及相关历史文献, 系统梳理其语义演变的四个核心阶段与分层特征。

#### 3.1. 第一阶段: 古英语时期(5 世纪~11 世纪)

古英语时期是 Well 语义的起源与核心功能层的固化阶段, 其形式为“Wel”, 源自日耳曼语词根 *wela-*, 核心语义为“福祉、美好”, 兼具形容词和副词功能, 语义具体、明确, 无任何虚化迹象, 构成了 Well 语义演变的核心命题功能层。核心功能是对人、事物、动作进行评价, 句法上具有较强的依附性, 无法独立存在, 是典型的词汇成分。古英语时期, Wel 作为形容词, 核心语义是“good”, 主要用于修饰名词, 评价事物的性质、状态或人的品质, 语义指向明确, 具有较强的描述性, 是其最原始的用法。该用法在古英语文献中大量出现, 主要用于日常描述、宗教文本中, 体现了当时语言的实用性, 如例(11)、(12)所示:

(11) a wel horse (DOE)

(12) wel mann (DOE)

例(11)中 Well 用于修饰名词 *horse*, 描述马的品质优良, 语义具体, 无任何语用延伸, 与现代英语中的“a good horse”语义完全一致, 是 Well 形容词用法的原始形态。而例(12)中用于修饰名词 *mann* (人), 评价人的品质优良, 语义指向人的道德、行为, 是形容词用法的典型体现, 在《贝奥武夫》《盎格鲁 - 撒克逊编年史》等古英语经典文献中均有记载。

随着语言的发展, 古英语时期的 Wel 逐渐衍生出副词用法, 核心语义是“in a good way (很好地)”, 主要用于修饰动词, 评价动作的质量、方式或程度, 语义仍较为具体, 句法上依附于动词, 无法独立使用, 其功能是对动作进行补充说明, 与形容词用法一脉相承, 均体现“评价性”核心特征, 如例(13)所示:

(13) He singeth wel. (DOE)

在例(13)中 Well 用于修饰动词 *singeth* (唱歌), 评价唱歌的质量优良, 语义具体, 与现代英语“*She sings Well.*”的语义、句法结构基本一致。古英语时期 Well 的语义特征可总结为: 语义具体、功能单一、句法依附性强。

#### 3.2. 第二阶段: 中古英语时期(11 世纪~15 世纪)

中古英语时期, 随着诺曼征服的影响, 英语与法语、拉丁语深度融合, 口语交际的情感表达需求显著提升, Well 在保留原有形容词/副词核心功能层的基础上, 扩展出强化语过渡层, 标志着其语法化进程的正式启动, 形成了“命题核心层 + 强化过渡层”双层功能共存的格局。

中古英语时期, Well 的强化语用法主要用于修饰形容词、副词, 表达“非常、极其”的含义, 语义指向从“动作/事物的质量”转向“程度的高低”, 其语义虚化的本质是“评价功能的弱化”与“强化功

能的凸显”。这一演变的动因是口语交际中，说话者需要更强烈地表达情感、强调态度，而原始的形容词、副词用法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 Well 的语义逐渐虚化，承担程度强化功能，如例(14)所示：

(14) \*He is wel glad of their coming. (MED)

例(14)中 Well 用于修饰形容词 glad (高兴的)，表达“非常高兴”，语义不再是“高兴的质量好”，而是“高兴的程度高”，语义开始虚化，强化功能凸显。该阶段 Well 的语义演变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一方面，仍保留原始的形容词、副词用法，语义具体；另一方面，衍生出强化语用法，语义开始虚化，语用功能初步显现。

### 3.3. 第三阶段：近代英语时期(15 世纪~18 世纪)

近代英语时期，英语逐渐形成标准化体系，口语交际的互动性需求日益凸显，Well 在保留核心层、过渡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出准话语标记中间层，标志着其正式进入语法化的关键阶段，形成了三层功能共存竞争的格局。该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优势功能发生第一次显著转移，准话语标记中间层成为口语交际中的优势用法；原有核心层与过渡层虽完整留存，但使用场景逐步收窄，核心层主要保留于书面语与正式口语中，过渡层的使用频率逐步下降；准话语标记中间层的语义大幅淡化，不再具有实在的评价或强化语义，核心功能转向语用互动功能，句法上逐渐脱离被修饰成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后续话语的语法依附关系减弱，但仍存在语义关联。

近代英语时期，Well 的准话语标记用法主要出现于口语对话、戏剧、书信等文本中，其语用功能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犹豫与思考标记，用于表达说话者的迟疑、思考过程，缓和话语节奏；二是轻微让步标记，用于引出与前文不一致的观点，避免话语过于生硬，如例(15)、(16)所示：

(15) Well, let us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16) Well,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培根《论学习》)

在例(15)中 Well 置于句首，表达轻微的犹豫与思考，语义完全虚化，无任何实在含义，仅用于缓和话语节奏，开启后续话语，句法上独立于后续成分，是准话语标记用法的典型体现；在例(16)中置于句首，作为话语的起始标记，表达轻微的停顿，无实在语义，仅用于衔接话语，传递说话者的陈述态度，句法上具有独立性。

该阶段 Well 的语义演变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语义完全脱离原始的评价功能，进入“虚化语义”阶段；二是语用功能成为核心，句法独立性增强；三是使用频率大幅提升，成为口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语用成分。同时，近代英语时期 Well 的准话语标记用法，已经呈现出“位置自由”的特征，可置于句首、句中、句末，为后续发展为完全的话语标记奠定了句法基础。

### 3.4. 第四阶段：现代英语时期(18 世纪至今)

现代英语时期，口语交际成为语言使用的核心场景，互动语言学的发展推动了话语标记功能的系统泛化，Well 在原有三层功能的基础上，最终扩展出话语标记成熟层，标志着其语法化进程的完成，形成了“核心层 + 过渡层 + 中间层 + 成熟层”四层功能稳定共存、动态竞争的格局。该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语义完全虚化，无任何实在语义，核心功能是语用功能，涵盖话语衔接、情感表达、话轮转换、语气调节等多个方面，句法上完全独立，可自由置于句首、句中、句末，与后续话语无任何语法依附关系，仅承担语用衔接功能。

现代英语时期，Well 的话语标记用法呈现出“多功能性”与“场景多样性”的特征，结合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的语料分析，其核心语用功能可分为四类，每类功能均有明

确的实证案例支撑,体现了其语法化的最终形态。

### 3.4.1. 话语衔接功能

话语衔接是 Well 最核心的语用功能,用于衔接前后话语,维持交际的流畅性,避免话语中断,主要分为“起始衔接”、“转折衔接”、“递进衔接”三种类型,是口语交际中话语连贯的重要保障,如例(17)所示:

(17) I thought the plan was perfect. Well, it turns out tha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BNC)

在例(17)中 Well 用于转折衔接,置于转折句首,衔接前后相反的观点,缓和转折语气,避免话语过于生硬。

### 3.4.2. 情感表达功能

Well 作为话语标记,可传递说话者的多种情感,包括惊讶、无奈、同意、不满等,无需借助其他情感词汇,仅通过自身的语气与语境,就能清晰传递情感态度,是口语交际中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如例(18)、(19)所示:

(18) Well! You're here too. I didn't expect to meet you. (BNC)

(19) Well, you're right. I should have thought about that earlier. (COCA)

在例(18)中 Well 表达惊讶,置于句首,语气强烈,无需额外的情感词汇,就能传递说话者的意外之情;在例(19)中则表达同意,语气诚恳,传递说话者的认可与反思。

### 3.4.3. 语气调节功能

Well 可用于调节话语的语气,使话语更加委婉、自然,避免过于直接或生硬,主要用于缓和拒绝、批评、不确定等语气,减少交际冲突,维护交际关系,体现了口语交际的礼貌原则,如例(20)所示:

(20) Well, I'm afraid I can't attend your party. I have to work overtime. (COCA)

在例(20)中 Well 用于缓和拒绝语气,使拒绝更加委婉,避免伤害对方感情。

### 3.4.4. 话轮转换功能

在多人交际中,Well 可作为话轮转换的标记,用于开启新的话轮、承接他人的话轮,或结束当前话轮,维持交际的秩序,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是口语交际中话轮管理的重要工具,如例(21)、(22)所示:

(21) A: I think we should choose Plan A. B: Well, I prefer Plan B. It's more feasible. (BNC)

(22) Well,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BNC)

在例(21)和(22)中 Well 用于承接话轮,同时开启自己的话轮,实现话轮的平稳转换以及结束当前话轮,明确传递话语结束的信号,使交际有序结束。

此外,现代英语时期,Well 的话语标记用法还呈现出“高频性”“灵活性”的特征,据英国国家语料库(BNC)统计,Well 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高达每百万词 141,317 次,远超其形容词、副词用法,成为口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语用成分(Mykhaylenko, 2019) [7]。同时,其用法还存在一定的地域与语体差异,在英国英语中使用频率高于美国英语,在非正式口语中使用频率高于正式口语,体现了社会因素对其语义演变的影响。

## 3.5. 不同区域变体中语法化程度的差异

Well 的语法化进程在不同英语区域变体中呈现显著的非同步性,核心体现为不同变体中各功能层的

使用频率、语法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标准英式英语与标准美式英语的整体差异。基于 BNC 与 COCA 语料库的对比数据显示，Well 的话语标记用法在英式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更高，英式英语中 Well 的语法化程度整体高于美式英语。这一差异的核心成因在于英式英语对口语互动标记的包容性更强，而美式英语更倾向于使用 so、like 等其他话语标记承担同类功能，形成了话语标记系统的内部竞争。

第二，英国北方方言中强化语过渡层的高留存度。如 Ito & Tagliamonte (2003) 的研究所示，在英国约克郡等北方方言中，Well 的强化语用法仍保持极高的使用频率，成为日常口语中的常用功能，并未像标准英语中一样出现使用频率的大幅衰减。这一现象表明，某些区域方言中 Well 的语法化进程出现了“停滞”，强化语过渡层并未进一步向准话语标记层演化，而是形成了稳定的功能留存，充分印证了语法化进程的非单向性与非同步性。

#### 4. “Well”的语法化机制及成因

Well 从命题成分向话语标记的分层扩展与优势功能转移，是多重语法化机制协同作用、多维度动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核心演化机制包括重新分析、语用强化与类推，三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功能分层的逐步实现；而其深层动因则涵盖认知、社会、语言系统自身三个维度，为语法化的发生、发展与定型提供了必要条件。

##### 4.1. 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是 Well 语法化的核心机制，也是语法化最基本的机制之一，其核心含义是：在不改变语言形式的前提下，语言使用者对某一语言结构的句法关系、语义关系进行重新解读，导致该结构的语法功能发生变化，进而推动其语法化(Lehmann, 1985) [8]。

句法层面的重新分析，核心是 Well 的句法地位从“依附性成分”向“独立性成分”的转变。古英语时期，Well 作为形容词、副词，句法上依附于被修饰的名词、动词，是“名词修饰成分”或“动词修饰成分”，此时 Well 无法独立存在，必须与被修饰成分结合才能表达完整含义。随着语言的发展，到近代英语时期，Well 的句法结构逐渐被重新分析，从“依附性修饰成分”转变为“独立话语成分”，此时 Well 不再依附于任何成分，可独立置于句首，与主句形成“语用衔接关系”，而非语法修饰关系。

语义层面的重新分析，核心是 Well 的语义从“具体评价语义”向“虚化语用语义”的转变。随着重新分析的发生，Well 的语义逐渐被重新解读，不再关注“动作/事物的质量”，而是转向“话语的语用功能”，语义逐渐淡化、虚化，最终完全丧失实在语义，仅承担语用功能。这种语义层面的重新分析，是 Well 语法化的核心，与句法层面的重新分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其语法化进程(胡范铸, 2024) [9]。

##### 4.2. 语用强化

语用强化是 Well 语法化的核心动力，其核心含义是：在口语交际中，语言成分的语用功能逐渐凸显、强化，最终取代其原始的词汇功能，成为该成分的核心功能，进而推动其语法化(Traugott, 1995) [10]。Well 的语法化过程，本质上是其语用功能不断强化、词汇功能不断弱化的过程。

古英语时期，Well 的核心功能是词汇功能，语用功能几乎为零；到中古英语时期，随着口语交际需求的变化，Well 的语用功能开始初步显现，强化语用法的出现，本质上是语用强化的初步体现——说话者通过 Well 强化情感、强调态度，语用功能开始取代评价功能，成为其重要功能；到近代英语时期，准话语标记用法的出现，标志着语用功能成为 Well 的核心功能，评价功能进一步弱化，语用功能不断强化，Well 逐渐成为口语交际中调节语气、衔接话语的重要成分；到现代英语时期，语用功能进一步强化、泛

化, 涵盖话语衔接、情感表达、话轮转换、语气调节等多个方面, 完全取代了原始的评价功能, Well 成为典型的话语标记, 语用功能的固化完成, 标志着其语法化的最终实现。

### 4.3. 类推

类推是 Well 语法化的重要扩散机制, 其核心含义是: 语言使用者将某一语言成分的语法化模式, 推广到其他类似的语言成分中, 或在同一语言成分的不同用法中进行推广, 从而推动语法化的扩散与巩固(陈忠敏, 2021) [11]。

语用类推主要是指 Well 的语法化用法, 被类推到其他类似的副词中, 推动其他副词的语法化, 同时也巩固了 Well 自身的语法化用法。例如, 英语中的“now”、“then”、“so”等副词; 功能类推, 主要是指 Well 的语用功能不断类推、泛化, 使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 最终成为多功能的话语标记。

### 4.4. 隐喻、转喻与主观化

认知因素是 Well 语法化的内在基础, 语言的语法化本质上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 Well 的语义演变与语法化, 离不开隐喻、转喻与主观化这三种认知机制的作用。

隐喻是 Well 语义虚化的重要认知机制, 其核心是将具体的语义域, 映射到抽象的语用域, 实现语义的延伸与虚化。转喻是 Well 语法化的另一重要认知机制, 其核心是通过某一事物的局部特征, 指代整个事物或相关事物, 实现语义的延伸与功能的转变。Well 原本是修饰动作、事物的局部成分, 通过转喻, 逐渐指代整个话语的语用功能, 成为话语衔接、情感表达的整体成分。

主观化是 Well 语法化的核心认知因素, 其核心是语言成分的语义逐渐从“客观描述”转向“主观态度表达”, 语用功能逐渐凸显(金龙, 2022) [12]。Well 的原始用法是客观的评价, 不带有说话者的主观态度, 仅客观描述事物、动作的质量; 随着主观化的发展, Well 的语义逐渐融入说话者的主观态度, 从客观评价转向主观表达, 主观化的发展, 使得 Well 的语用功能不断强化, 语义不断虚化, 最终演变为话语标记, 这也是人类认知能力从客观认知向主观认知发展的体现。

## 5. 结语

本文基于多语料库实证, 以 Well 为研究对象, 以语法化理论为支撑, 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 梳理了 Well 从语义副词到话语标记的语义演变轨迹, 分析其语法化的机制与成因。本研究在 Jucker (1997) 等经典研究的基础上, 完成了三方面的补充、验证与修正: 其一, 完整覆盖了 Well 语法化的全历时周期, 构建了“功能分层扩展、优势功能梯度转移”的分析框架; 其二, 系统剖析了重新分析、语用强化、类推等核心机制与隐喻、转喻、主观化等认知机制的协同作用, 深化了对话语标记语法化动因的理论阐释; 其三, 突破了传统线性阶段论的局限, 充分揭示了 Well 演变过程中功能长期共存、动态竞争的复杂特征, 并补充了区域与语体变异的相关讨论, 修正了经典研究中简化的线性演变观, 使研究结论更贴近真实的语言事实。

总体而言, Well 的语法化过程是语言系统自身发展、人类认知能力演进与社会交际需求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演变轨迹不仅展现了单一词汇从命题成分向语用成分虚化的动态发展规律, 也折射出人类语言从“命题导向”到“互动导向”、从“客观描述”到“主观表达”的整体演变趋势, 为跨语言的话语标记语法化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分析范式。

## 参考文献

- [1] Hopper, P.J. and Traugott, E.C.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5525>

- 
- [2] Jucker, A.H. (1997) The Discourse Marker Well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91-110. <https://doi.org/10.1017/s136067430000037x>
- [3] 刘坚, 曹广顺, 吴福祥.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 中国语文, 1995(3): 161-169.
- [4] 吴福祥.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36(1): 18-24.
- [5] 沈家煊. 语用原则, 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36(4): 243-251.
- [6] Ito, R. and Tagliamonte, S. (2003) Well Weird, Right Dodgy, Very Strange, Really Cool: Layering and Recycling in English Intensifiers. *Language in Society*, 32, 257-279. <https://doi.org/10.1017/s0047404503322055>
- [7] Mykhaylenko, V. (2019) Exploring English-Ukrainian Contrastive Phraseology. *Науковий вісник Ужгородського університету. Серія Філологія*, 2, 68-72. [https://doi.org/10.24144/2663-6840.2019.2.\(42\).68-72](https://doi.org/10.24144/2663-6840.2019.2.(42).68-72)
- [8] Lehmann, C. (1985) Grammaticalization: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Change. *Lingua e Stile*.
- [9] 胡范铸. 元主体、社会身份、情景角色: 言语主体范畴的重新分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6(3): 90-103.
- [10] Traugott, E.C. (1995) The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anchester, 13-18 August 1995, 123.
- [11] 陈忠敏. 语法化的类别、特点及机制[J]. 当代修辞学, 2021(6): 1-14.
- [12] 金龙. 从视觉动词到语气词——椒江话“望”的主观化[J]. 语言科学, 2022, 21(4): 365-377.